

譯 俊 穆 著 茨 達 奧 · 美

踏 生

行 刊 店 書 燕 海

752.6

943

49041



基本定價
三元三角

奧達茨戲劇集之二

路

生

穆俊譯

海燕書局刊行

• 1949 •

奧達茨戲劇集之二

路 生

著者	奧
譯者	穆
發行人	俞 鴻 模
出版者	浴 燕 著 店
印刷者	光 藝 印 刷 廠
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一版

★ 有版權 ★

總 (65) 1 (0001—3000)

劇中人物

哈雷·法脫

佐依

愛特娜

密勒

伐意德

歐蕪

佛羅莉

薛特

克萊頓

阿葛脫·凱勒

打手

書記

演員

黎雷

巴涅斯醫生

彭雅明醫生

男甲

幕起時我們看到了一個裸形舞台。在台上，有六個或七個人作着半圓形坐着。偃息在舞台左下角，咬嚼着牙籤的青年是一個受人僱傭的打手，一個外貌像豬樣的大胖子正在向着聽衆講話。他是工會的頭腦，并坐在他後面的一羣人則是工人們底一個委員會。他們帶着頗感興味似的各種姿態被迫坐在那兒，同時，他們也代表了廣大不同的人物範型，這，我們以後會知道。這位大胖子在困於繁雜的工作下，長篇大論的談話快近結束中，雖是十分嚴重，可是并不太急迫：他是一位營養很好和十分自負的傢伙，他的名字是哈雷·法脫。

法脫（以下簡稱法） 你們錯了，我不是嘲笑。誰生着眼睛能夠看的誰都知道這件事的呀。瞧瞧這次紡織工人的罷工吧——結果還不是虎頭蛇尾。拿舊金山的罷工來

做例子——結果也是挨餓和失敗。鋼鐵工人以前也想罷工，可是他們終究改變了主意。這是時代的潮流沒法兒的呀。我們的全體工人們現在得到了一個好人在我們後面撐腰。他是這個國家的首腦——處處爲我們的利益着想——這人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白宮裏的那位先生。也就是爲什麼現在不該罷工的原因。他整天整夜的工作——

從聽衆中發出來的聲音 爲了誰（打手把身子動了一下）

法 爲了你所有的記錄都能夠證明它的呀。要是這是胡佛做總統，弟兄們，難道我會說不要罷工。別那樣死心眼兒的吧，現在事情是完全不同啦。你們同我一樣的看報，你該知道這一切。那也就是我爲什麼要反對罷工。因爲人家替我們撐腰我們也得替人家撐腰呀。全國——

另一聲音 都是瞎了眼！（打手露出了兇相）

法 你敢站起來漏漏臉，你這個紅鬼！有種的讓我瞧瞧你什麼樣兒！（沒有達到希望）

黃色的雜種給我滾出去！弟兄們。紅的和黃的混在一起是不會有什麼好。顏色的我早就留神着這兒工會裏面四五個人了。他們會替你做些什麼鬼事呀？把你們推了出去，等到一有困難他們可就溜掉了。這些壞蛋一找到機會，他們會把你的姊妹和老婆像他們在俄國所做的那樣都賣到妓院裏去的。他們會把主從流血的十字架拉下來。他們會毀掉你們的家，把你們的孩子扔到河裏去。你以為這是胡說？去看看報紙吧。你們聽着，我們不能夠留在這兒過夜的呀。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一切事實。你們該回去吃頓熱晚飯去——

另一聲音 別說風涼話了！

打手 坐下，混蛋！

另一聲音 勒富德在那兒？

〔這時其餘的人一致地接着詢問這個問題。法脫用小鎚亂擊着桌子。〕

法 我也正想知道呀。你們的夥伴，勒富德在哪兒？你們選了他當主席——現在他到什

麼鬼地方去啦！

各種聲音 我們要勒富德！勒富德！勒富德！

法（亂擊着）這是什麼鬼地方——一個馬戲班子？你們有你們的委員會在這兒。這些傢伙都是你們選出來的呀。（指着一個坐在極右端的人。）

人 彭雅明。

法對彭雅明醫生。（依着座次一個個地指點着。）彭雅明，密勒，史泰因，密契爾，斐立浦，凱勒，勒富德，溜烟地跑了，這可不是我的過錯呀。要是你們——

一個老練的聲音 委員會怎麼說的？

其他 委員會讓我們聽一聽委員會的意見！（法脫企圖把聽衆鎮壓下來，但是坐着的人們中間的一個已走向前面來了。打手也向台中心移動，法脫攔阻了他。）

法得，讓他說好了。我真想聽聽這小紅鬼說些什麼！

〔聽衆發出各種歡呼。法脫很快地回到圓形中間的他的座位。他坐在他的凸出的講台上，重把他

的雪茄烟燃起，打手回到了他的原位。佐依，新的演講者，舉起手使聽衆平靜下來。聽衆很快地靜寂了。他痛楚地。

佐（以下簡稱佐） 你們全都知道我。我絕對不是一個紅鬼。現在我帶來了一個從戰

爭中檢得來的溜骰彈，它像雨滴一樣落下來的時候，也許我還不知道。別對我說什麼紅不紅的！你們知道我們是誰？黑色和藍色的孩子！我們早就被人從頭到腳的踢成黑色和藍色的顏色了。可是我猜得到不論是誰，要是他老實的說出他不喜歡這種待遇，在工會的領袖大人們看來他就是一個紅鬼。哼，好一個「你們該回去吃頓熱晚飯」！我現在面對面的請問你們：有多少人能回家去吃頓熱晚飯的？誰能夠確信他下一頓飯不成問題的，把手舉起來！只有坐在我們後面的一位紳士先生能夠把雙手舉起來吧。可不是前面這些人！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商量罷工——要得到一個維持生活的工資！

聲音

勒富德在那兒？

佐

我發誓說我不知道，可是他沒有一溜烟地跑掉。這個意大利小子比一個屠戶還有根。也許是被擁擠的交通擠住了，可是他一定會來的。別讓這種紅呀白呀的胡言亂道把你們唬住。除非你們害怕爲生活而鬥爭。我們該打定主意。老實告訴你們，我的老婆在上星期才把我的心堅定了起來。這真像四大金剛臉上的鼻子一樣的清楚。我們需要罷工。我們每天在出租汽車上做了八個鐘頭，十個鐘頭，一回到家裏——

『天呀』老婆喊着：『八毛錢夠得了什麼用呀——連買些大豆都不夠。你是在替公司做牛馬，』她對我說：『佐依，你並不是替你的家庭和我做工呵，』她對我說：『要是你不開始……』

插曲一：佐依和愛特娜

燈光漸漸消失了，一點白色的射光點照射着坐着的人們中間的演劇場所。在外圍黑暗中坐着的
人們是完全地隱約可見，不過最突出的是法脫的抽煙，他常常把煙吹成輕淡的圈。

一個倦怠可是嫵媚的卅歲左右的婦人走進了這房間，用帷裙擦乾了她的雙手。她快快地站在那
兒，這時，佐依正工畢回家，從另一面進來。他們立定了，相互靜靜地看了片刻。

佐 親愛的，家具都弄到哪兒去啦？

愛特娜（以下簡稱愛） 他們把它搬走了。分期攤付的錢沒有得付呀。

佐 什麼時候？

愛 三點鐘。

佐 他們不能夠這樣做的。

愛 不能夠？他們做了。

佐 怎麼，這批渾蛋，我們已經付了四分之三了。

愛 那個人說你把契約讀讀。

佐 我們一定簽了一張滑頭的……

愛 這是一張合法的契約，並且是你自己簽訂的。

佐 別這末生氣，愛特娜……（想擁抱她。）

愛 上電影上去做去，佐依——他們爲了這個付給克拉克蓋博爾一大筆錢。

佐 回家回到這末一個鬼地方，牢記着我的話！

愛 牢記着我的話！這是誰的錯兒呢？

佐 你又要開始胡說八道了！

愛 那你該喜歡談一點文雅的事呀？

佐 我喜歡打你的嘴吧。

愛 你不敢。

佐 (忸怩地) 天，愛特娜，你老是磨折我……

愛 可是你瞧瞧我吧——我是成天的笑着哪！

佐 別侮辱我。年頭兒是這樣的糟糕，我有什麼辦法呢？你要我做些什麼呀，要叫我投河自殺，還是什麼呢？

愛 別大聲嚷嚷的。我剛把孩子們驅去睡覺，免得他們發覺少吃了一頓晚飯。要是我明天還不把愛美的鞋底配上，她連學校都可上不成了。現在讓她去睡吧。

佐 親愛的，我今天把車子的車輪子都跑丟了。我轉過去轉過來的整整五個鐘頭沒有一個人僱車。這都是因為市面不好。

愛 跟稻香村的老闆說去！

佐 直到二點二十分我才做到了生意。偶然碰到了一位太太和一條狗——她錯給了我二毛五分酒錢。要是你留神聽的話——我們現在是發了大財了。

愛 噴多少？

佐 我在一個賣豆食的舖子裏喝了一杯「咖啡和——」（把銀幣遞給愛特娜。）一塊四毛錢。

愛 下個月的房錢明天又該付了。

佐 別那樣的釘着我看，愛特娜。

愛 釘着你看，我簡直看穿了你——樣樣事情剛剛都要順利起來！瀑布旁邊的一間小屋，畢伽特裏的玫瑰花。你真是一個泥塑的菩薩！要是你以為我還能忍受下去的話，那你要像一隻臭蟲那樣的發狂了。

佐 要是我能夠，我早就另找一個職業啦。現在沒有什麼工作——你是知道的呀。

愛 我只知道我們是在海洋的底裏。

佐 那我有什麼法子呢？

愛 誰是一家之主，是你還是我呀？

佐 這不是回答。閒話少說。天也得給我休息休息呀。一整天只吃了一杯咖啡和一塊咖啡糕。我餓着，孩子也餓着。我願意拚命地工作要是——

愛 我去開一罐鮭魚。

佐 待一回再開吧，——先告訴我：我該怎末辦？

愛 我不是上帝！

佐 天，我真希望我再是一個小孩子，用不着思索下一分鐘的事情。

愛 可是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必得思索下一分鐘的事情。你有兩個挺漂亮的孩子睡在隔壁。他們需要食物和衣服。別的我更不用提了——可是我們正像一輛廉價的

小汽車被陷在風雪之中。五年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覺，靜聽着我的心在跳動。爲了上帝的緣故，做些什麼吧。佐依，你該聰明一點。或者跟你的伙伴聯合起來，或者發動一個提高工資的罷工。爸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罷過工，並且得到了勝利。我現在是變成一個匹脾氣挺壞的老馬了。

佐 (替自己抗辯) 罷工是沒用的！

愛 誰告訴你的？

佐 除了這外就是說我們一罷了工，一個禮拜連五分錢都沒有。並且罷工一完結，他們不再要你回去了。

愛 卽算他們不要你吧！你損失些什麼呀？

佐 怎麼，我們現在平均收入一個禮拜也有六七塊錢呀。

愛 那剛剛夠付房錢。

佐 總比沒有好一點吧，愛特娜。

愛 好些什麼。在你沒有知道以前，他們會把你的工錢減到三塊到四塊一禮拜。那時候你還要說：『總比到沒有好一點吧。』

佐 街上出租的車子太多了，這才真是他媽的糟糕事情呢。

愛 讓公司去煩惱那問題好了，你這個大傻子！假如他們的出租車子賺不到錢，他們一定會把街上的車子減少的呀。或者說不定你還以為他們做生意祇是爲了要付佐

依·密契爾的房錢哪。

佐 愛特娜，你知道些什麼呀！

愛 我知道這——你們的大老板一分鐘一分鐘的在吸我們孩子的血。是的，吸盡了一切妻子和可憐的天真的孩子們的血，他們長大的時候背駝了，骨頭也軟了。真的，我看見許多報紙上都說什麼橘子汁對於小孩是十分有益。可是他媽的我們的孩子老是不斷地傷風。他們看上去跟小鬼一樣。蓓蒂從來沒有看到過柚子。上星期我帶

她上舖子裏去，她指着一大堆柚子問道：『那是什麼呀？』我的天，佐依——哼，他們還說世界是爲大家而造的呢。

佐 你要把他們吵醒了。

愛 我不管，只有這樣，我也許能夠把你喚醒過來。

佐 別侮辱我。一個人是不能夠罷工的。

愛 誰說一個人？你在你的腐敗的工會裏面找得到成千的人呀。

佐 工會并不腐敗。

愛 不腐敗？那他們在幹些什麼呀？收收會費就使你滿足了？

佐 他們正在計畫呢。

愛 什麼計畫？

佐 他們不告訴我們。

愛 你上了他們的大當啦。他們不會告訴小佐依在他的亂七八糟的工會裏面發生些

兒什麼的。你以為工會是什麼呀——一個乒乓比賽！

佐 你知道他們全是流氓。這批高高在上的傢伙會爲了五分錢打死你的。

愛 你爲什麼要忍受那種欺騙呢？

佐 難道你不願意我活着？

愛 （深深躊躇了一會）不……我自然願意你活着，佐依。不過要是你對於這個連一個手指頭都不敢動一動，那我真不願意看見你活着。不，我不關心你的死活。

佐 親愛的，你不懂得——

愛 誰生就了賤命不願鬥爭……那，讓他們都去受剝削得了。

佐 這是有分別的——

愛 把你的手拿開！他們可不會把我碾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呀！我打定另外的主意了。

（開始把她的帷裙解除。）

佐 你想上哪兒去？

愛 跟你沒有什麼相干！

佐 你袖子裏藏着什麼呀？

愛 親愛的，要是我有一個袖子可藏，藏着的當然是我的手胳膊啦。（靈活地把摺好的帷裙放在椅背上。）

佐 告訴我！

愛 告訴你什麼呀？

佐 你上哪兒去？

愛 難道你不記得我的親愛的老伴兒了麼？

佐 誰？

愛 布特·赫斯。他直到現在他的錶裏還保留着我的像片呢。他的生活過得挺不壞。

佐 你說的是些什麼鬼話呀？

● What's up your sleeve? 意謂你懷着什麼鬼計——譯者

愛 我說的是些什麼鬼話？我聽見人家說的比我的話還要壞呢！

佐 自從我們結了婚以後，你看見過他？

愛 也許吧。

佐 要是我想……（他站着看她。）

愛 常常看他聽好，小朋友，假如你以為我不會這樣做，那就是說你看事不夠明白呢。

佐 你敢再胡說

愛 這不是五年前了，佐依。

佐 你打算離開我跟孩子們？

愛 我很快地就要離開你！

佐 不！

愛 一定？

〔佐依轉向他方，坐在一張椅子上，背向着她。在光亮的演劇圈外，我們聽到其他幾個坐在那裏的

罷工委員會委員們的談話：「她會的，她會的，……事情常是這樣。」……這一羣人中時時作着種種批評，政治的，感情的，像一般合唱隊那樣。低語着……那個胖子頭這時把一口濃濃的烟霧噴進演劇的場所。

佐（最後決然的）哼，我想我不是那末容易受欺負的。

愛 不是？

佐（突然瘋狂地）不，你這個下流的淫婦，不！給我滾出去！去跟那一個躲在角落裏的死不要臉的男人在一塊，到下流的地方開小旅館去！他也許早就在每天早晨待我一出去以後到這兒來和你睡覺了。

愛 你正像一條蟲子在爬着哪。

佐 你立刻也要爬着了。

愛 我連這末一小點也不怕你。（用手指比作半英寸示意。）

佐 我就是爲了這個才給人當奴隸！

愛 跟你的老闆說去！

佐 他哪有閒工夫來照顧你我！

愛 我說的就是這個。

佐 別換題目！

愛 這是題目，真正的題目！你的老闆造成了這個題目。我生平從沒有見過他，可是他把我這種思想，一分鐘一哩的放進了我的腦袋。他給了你的孩子們一種古怪的疾病：佝僂病。他把你做成了水母。同時在我的臉上弄出許多皺紋。這才是不折不扣的真正題目！他使我投到布特·赫斯的膝上，當你進了地獄，你會變得聰明一點——

佐 我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末愚鈍！可是你說的話簡直和一個赤黨說的一樣。

愛 我不懂得那是什麼意思。不過當你被一個人打倒了的時候，你還爬了起來吻吻他的拳頭呢！你這個毫無心肝的東西！

佐 一個人不能夠——

愛 （懷着極大的歡愉）我不是說一個人！我說的是二百個，一千個，一百萬個，我說可

是先得由你們自己的工會開頭呀。把那些開車的傢伙團結在一起吧！像掃掉一堆塵土一樣的把那些流氓清除掉！像人的樣子站了起來，爲哭着的孩子們和妻子們鬥爭！他媽的！我厭倦了奴隸的生活和許多失眠的夜晚！

佐

（和着她）真的，真的！

愛

是的。你該在你的鞋尖上加上黃銅的尖甲，懂得從那兒去踢還他們！

佐

（突然地跳了起來，連連在他的妻的嘴唇上接吻。）聽着，愛特娜。我現在上一百七

十四條街去看勒富德·各斯梯諾去。勒富德前兩天也會經告訴過我。……（猛又停住。）赫斯那傢伙怎麼樣呢？

愛

滾出去！

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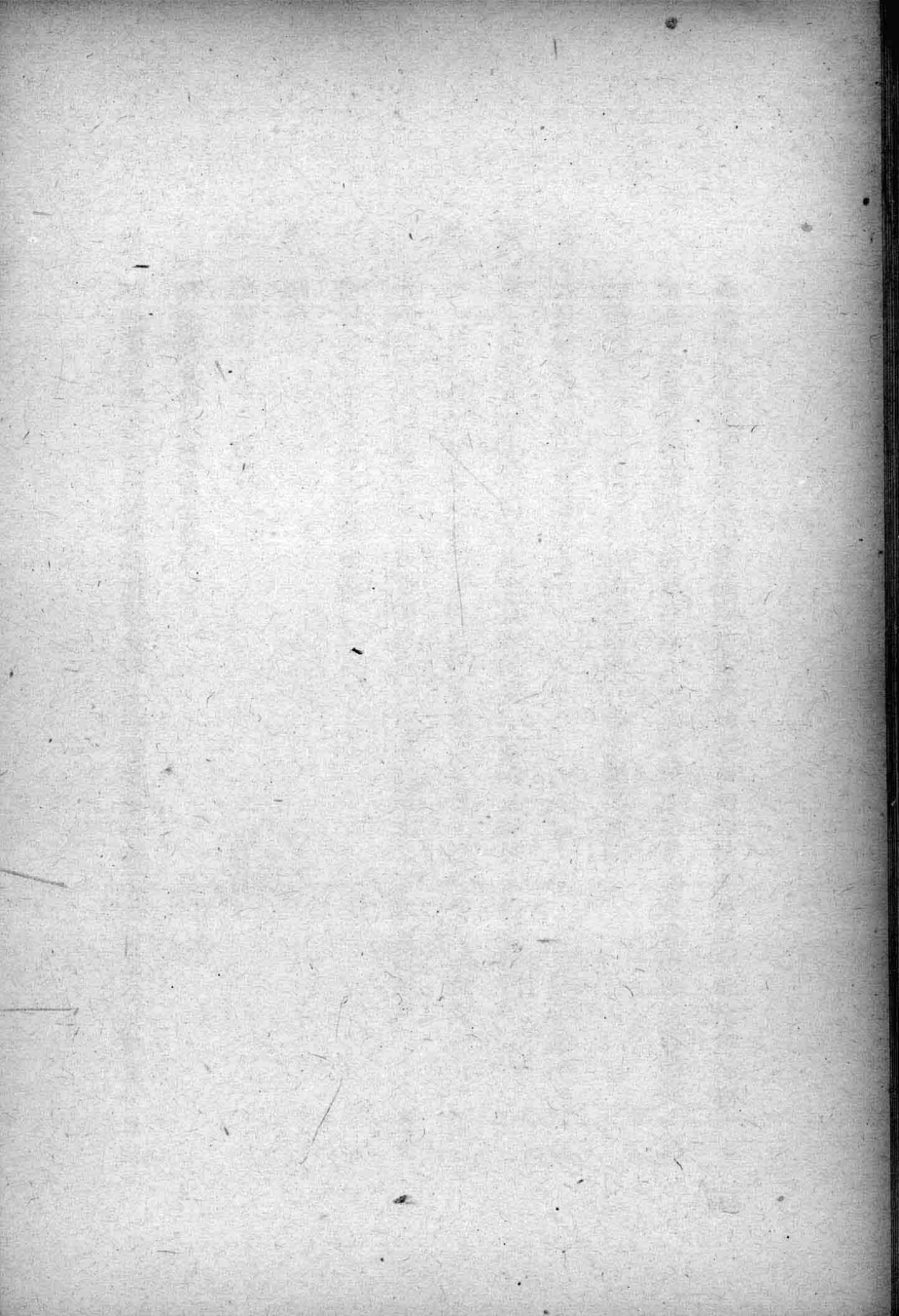
我就回來的！（跑下。）

〔愛特娜勝利地站立了片刻。〕

〔燈熄了，當普通的燈光亮起來的時候，佐依·密契爾正在結束他的演詞。〕

佐 你們大家對這種事情全都懂得比我多。我們要堅持罷工！（他猛然地轉過身來走同他的座位，燈跟着全熄了。）

燈暗。



插曲二：實驗室助理員

看到的是密勒，一個正在環顧着四周的實驗室的助理員；和伐意德，一個工業家。

伐意德（以下簡稱伐） 喜歡吧？

密勒（以下簡稱密） 很喜歡。除了在電影上以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一間

辦公室。

伐 是的，我常常驚奇要是室內裝飾家和浴室裝置人不能從好來塢得到他們的一切
想像，那他們怎麼辦。我們的國家是那樣的奇怪。胰子呀，化粧品呀，電氣冰箱呀——

只要一讓闊太太們知道它們是克勞馥們和嘉寶們用過的——銷路之大使得一個工廠都不夠應付呢。

密 我怕不見得那末容易吧，伐意德先生。

伐 是的，你說得對——我太言過其實了。在今天，商業的競爭等於是自殺。市場像一個石的垣牆那樣被封鎖了。天文學家最好能快一點——把火星開放來作為擴大商業的市場。

密 否則就要不堪設想了。

伐 抽烟吧？

密 謝謝你，不會抽烟。

伐 喝不喝酒？

密 也不會喝，伐意德先生。

伐 我喜歡我的手下人嚴肅，……我的意思是說有過訓練。波蘭人和黑人，最好讓他們

喝醉了——免得他們來搗亂。你很想知道我爲什麼要叫你來吧？

密 要是你不見怪——很願意知道。

伐 (用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膝蓋。)我對你的工作頗滿意。

密 謝謝。

伐 像你這樣一個有才幹的青年不能夠和我們——一個發達的公司——一同逐漸上升是沒有理由的。在我們的組織裏面對於職務的忠誠是該得到好好兒酬報的。

你今天早晨見過塞格斐沒有？

密 他一整天都沒有在實驗室裏。

伐 我昨天告訴他每月加你二十塊錢。從這一星期開始。

密 你不知道我的老婆該有多麼的快活了。

伐 哦，我能體會得到。(他笑了笑。)

密 沒有旁的了嗎，伐意德先生？

伐 是的，除了這以外，從明天起我們要把你調到A實驗室去。塞格斐知道這件事情。那也就是爲什麼我要叫你進來。這件新的工作是極端重要的。塞格斐很激賞的推荐你說你是一個可靠的人。你以後將直接在布稜南博士下面工作。你快活吧？

密 很快活。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化學家！

伐 (嚴肅地把身仔傾前。) 我們也這樣想，密勒。我們還想要你同他一塊兒工作的時候，你能住在廠裏面。

密 你是說睡覺和吃飯都在廠裏面？

伐 是的……

密 就這末辦好了。

伐 好。你的前程一定遠大，密勒。

密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新工作的性質呢？

伐 (先環顧一下四周) 毒氣……

密 毒氣！

伐 上面來的命令！我用不着告訴你命令是從那兒來的。現代戰爭用的新型毒氣。

密 我懂得了。

伐 你難道不知道一個新的戰爭是很逼近了嗎，你不知道？

密 我想我不知道。

伐 我用不着特別的關照你要絕對的守秘密吧。

密 我懂得！

伐 今天全世界是一個武裝了的營盤。一根火柴會使整個世界在四十八小時內燃燒起來。山姆叔叔（指美國——譯者）是不能被人抓到疏忽的。

密 （眼光專注在他的鉛筆上。）他們說在上次大戰的時候，一千二百萬人遭到了屠殺，二千萬還要多一點的人受了傷或是不知下落了。

伐 那不是我們的憂慮呀。要是大企業對人類生命也是婆婆媽媽的，那就不成其為大

企業了。

密 我的兄弟和我的兩個表兄弟都是在大戰中死掉的。

伐 他們是爲了正義而死的呀。

密 我的母親說：「不是的！」

伐 她現在該用不着替你擔憂了。你在後方是有價值得多了。

密 那倒是真的。

伐 好了，密勒。去見見塞格斐去，聽取他另外的命令。

密 你看見過我的兄弟吧——他能夠騎腳踏車不用雙手……

伐 你明天最好把衣服呀、剃刀呀一塊兒搬進來。記住我剛才說的話——你加入了一個日益發達的組織。

密 他能跑百碼只要九秒八……

伐 誰？

密 我的兄弟。他現在埋葬在繆茜·阿龔納墓地。媽媽在一九二六年也埋在那兒了！

伐 是的，這些事情真沒有辦法。你的書法怎麼樣，密勒，還清楚麼？

密 還清楚。

伐 每星期一次我希望從你那兒給我一份簡短的報告。

密 那一類的報告？

伐 每星期祇要百來個字，關於布稜南博士的工作進程的報告。

密 你想叫博士直接寫給你不是更好一點呢？

伐 我沒有問你這個。

密 對不起。

伐 我要知道他的工作進程，這種報告是完全機密的——祇有你和我兩人知道。

密 你的意思是要我去監視他？

伐 對啦！

密 我想我辦不到……

伐 一個月加你三十塊錢……

密 你剛才說二十塊錢……

伐 三十！

密 我想我不成。

伐 四十塊……

密 偵察是不屬於我的職業範圍之內的，伐意德先生。

伐 你用了醜惡的字眼，密勒先生！

密 用來形容醜惡的活動是的！

伐 去思攷一下吧，密勒。你的機會是太好了……

密 用不着！

伐 你是在替你的國家作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美國在受到該死的日本人挑戰的時

候，我們能有進攻的武器來防衛我們！你難道連報紙都不看的密勒！

密 報紙上除了無聊的桃色事件，沒有什麼了。

伐 要是你是在內幕裏面的話，你會知道我說的全是冷酷、真實的真理呢。好吧，現在我
并不要你立刻在這兒把主意打定下來。你在吃中飯的時候把它多多考慮考慮。

密 用不着考慮——

伐 那你已經打定主意了！

密 恐怕是這樣。

伐 你知道這結果？

密 我失掉了我的加薪——

密 和我的職業！

伐（同時地）和你的職業！

密 你誤解了——

密 寧願去挖防毒地溝！

伐 對於外國人這倒是挺有利的事呢。

密 難道只有鬼鬼祟祟——和製造毒氣——才對於美國人有利麼？

伐 這才是你應當幹的。

密 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

伐 不恨我吧？

密 當然恨你！我不是那種高超的人物，伐意德先生。我不懂圓滑，也不會玩手段。恨死了！你真想打你跟你們這一批東西的嘴巴！（他真那末做了。）

燈暗。

插曲三：一個車夫和他的女友

幕開時：一個女孩子和她的哥哥佛羅倫斯正在等待薛特帶她上舞場去。

佛羅莉（以下簡稱佛） 我活着應該有權利享受點兒什麼的。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所以要是薛特帶我上舞場，我一定去。如果你也是在戀愛中的話，你不會說得這麼苛酷了。

歐蕪（以下簡稱歐） 我說這話是爲了你好。

佛 那就別對我那末好吧。

歐 媽媽病在床上，你這樣子會把她氣死的。她不願意那傢伙在這屋子裏蕩來蕩去，她也不願意你跟他在克羅德納公園相會。

佛 我喜歡什麼時候見他就什麼時候見他！

歐 要是你真這樣做，你的哥哥在他自己的立場上該當心它的。只要一隻手就行了！

佛 爲什麼你們都這樣存心反對他呢？

歐 媽媽告訴過你十遍了——所反對的不是他本人，是爲了他掙不到多少錢。自然，我們知道他很誠實，他對你戀戀不捨。可是這是沒有用處的呀。

佛 出租汽車夫向來能掙大錢的。

歐 現在他們一個星期掙這末五塊六塊的。靠了這個你也許想建立起一個家庭。可是不久你又得回來和我們同住，我的一身將要支撐兩個家庭。哼……要了我的命。

佛 歐燕，我不管——我愛他！

要 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子！

佛 我在櫃台後面站了一整天。我想着他——

歐 要是能多想想媽媽那就更好了。

佛 難道我每天晚上一回到家不看護她嗎？難道我沒有替你燒晚飯，燙衣服……你太欺負人了。別想封住我的口！我也拿些錢回家呀。你有沒有看見過我對生活存着別的奢望呢？自然啦，我需要羅曼斯，愛情，孩子。我要我能夠從生活中得到的一切。

歐 你看護着媽媽和當心一點你自個兒吧！

佛 要是我不呢？

歐 你的哥哥會替你當心着的哪！

佛 你能用這種態度對一個女孩子說話——

歐 我對你的男朋友也用這種態度說話，並且還不單單是說呢。佛羅莉，要是你有着一對眼睛的話，你一定會知道這是爲了你自己的幸福我們才這樣說的。這不是結婚的時候。也許遲一下——

佛 「也許遲一下」輪不着我了。爲什麼我們不把媽媽送到一個醫院裏去呢？她能安靜的死在那兒，省得成天看着壁爐上的時鐘受罪。

歐 那得需要錢呀。可是我們沒有錢！

佛 錢，錢，老是錢！

歐 別換題目！

佛 這才是題目！

歐 你能不能再見他呢？（她轉向另一方。）媽的，孩子，我清楚地記得你鬚髮披在背後做小孩子的情形。現在我得立在這兒像這樣跟你吵了。

佛 我跟他說好了，歐燕。

歐 什麼時候？

佛 我約定他今天晚上到這兒來的。我們可以仔細商量一下。

歐 別對他婆婆媽媽的。現在不是婆婆媽媽的時候。你應該像一塊石頭，甚至比石頭還

得硬一點。

佛 我早就知道了。有人掀鈴。你去把我替媽煮的蛋在爐子上拿下來了吧。別來打攪我
們，歐蕪。

〔薛特進來了——兩人相互打量了一下。歐蕪下。〕

薛特（以下簡稱薛）（入）哈囉，佛羅莉。

佛 哈囉，親愛的。你好像很疲倦。

薛 不，我正需要修一次面呢。

佛 那把椅子移近火爐一點吧，我叫人把白蘭地和蘇打水拿來……像在電影裏那樣。

薛 要是這是電影，那我應該帶一大束的玫瑰花呀。

佛 多麼大？

薛 五十、六十打——帶很長，很長的梗的——像那末大……

佛 你喝醉了……

薛 你那巴黎式的外衣真漂亮。

佛 (裝模作樣地) 是的, 潘錫, 現在又流行把絲絨做裙上的直條了。拉法依太太告訴我說這是瑪琍皇后親自設計的哪。

薛 嘿……

佛 巴爾幹半島的每一個公主現在都穿着這種衣服了。(作出高貴的姿態。)

薛 別動! (做一種鼻子照相機——以拇指掩住鼻子, 另一隻手假裝捺動照相機的開關。突然她把扮着的姿勢放下, 急速的走到他身前, 抱住他熱情地吻着。)

薛 (最後) 你好像很疲倦。

佛 不, 我正需要修一次面呢。(她笑着, 抖顫地。)

薛 你是不是爲你母親擔憂呢?

佛 不是。

薛 你掛慮什麼呀?

佛 沒有什麼。

薛 你掛慮什麼呀？

佛 我掛慮着我們兩個，薛特。整天整晚的，薛特。

薛 我今天嚐了嗜啤酒的味道。我真該死！關着車子走一面就想到我們兩個。你用不着把它說出來——我知道你心上掛慮什麼。我在這兒被你們看作一個壞蛋。

佛 我并不那末想——

薛 我知道誰那末想……我也知道爲什麼。我不責備他們。我們訂了婚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佛 這是一個很長的時期……

薛 我的弟弟山姆今天早晨加入了海軍了——就那樣一下子都分開了。他們會把他送到古巴去和那些無恥的女人攬在一起。他什麼都不知道，這個傻頭傻腦的藍球

隊員！

佛 你不能那樣幹。

薛 你用不着煩心。我不是那種一走了事的人。可是寶貝，我做狗做得很厭倦了。我過去能強自抑制着自己。現在甚至用不着問你掛慮着些什麼。我從這個「走」字知道了一切，因為我現在也想着同樣的事情。

佛 這是是或不是——沒有第三條路的！

薛 回答是不——一個俯瞰着百老匯的挺大的電氣符號！

佛 我們需要孩子……

薛 可是那種生活對於我們做狗的人是不相宜的。媽的，我親愛的！當我們在一起的時
候，我就沒法抑制我的忿怒。要是我們能在一塊兒奮鬥，也許我能夠正視這世界，像
一個人應當做的那樣來唾棄它，他媽的，現在該努力在世界上做一個人了吧。兩個
人在一塊兒生活。

佛 可是有些事情要我們像那樣子孤獨——在黑暗中伶仃的爬行着。或者他們要我

們自投陷阱呢。

薛 真的，這批有錢有勢的人要我們那樣。

佛 大大的侮辱我們——

薛 把我們放在黑暗裏面不讓我們發覺我們在金錢觀念上的錯誤。他們獲得了這權力和手段，媽的，他們死不鬆手。他們知道祇要他們讓步一點點，一切像我們這樣的狗會聯合起來把他們壓倒的——像一個海洋的波濤那樣的把他們衝得死過去又活過來，他們每一個人的嘴裏，鼻子裏，耳朵裏全是金星直冒！我并不是胡說吧，佛

羅莉，

佛 我知道你不是，我知道。

薛 我不知道用什麼字眼才能告訴你我的感覺。我從來沒有受完過教育……

佛 我知道……

薛 不過這也是相對的，正如教授們所說。我們拼命的作工把他送進了大學——我是

說我的小兄弟山姆——你瞧他幹些什麼呀——加入了海軍，這個渾蛋不知道這副紙牌他們早就私下佈置好了來騙我們的。這個有錢人做莊家，分給他自己的是一副最大的同花。可是他分給你和我却是一副滑稽的紙牌，一對「拾」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於是巨大的賭金絡絡續續的輸光了，因為這副紙牌早就安排好了騙你的呀。於是他說了：你沒有贏過錢是怎麼一回兒事呀——這中間沒有玩什麼花巧，他對你說：「一批像我的弟弟一樣的孩子，因為他們懂得不很多，便把這信以為真了。由於他們的這一切教育，他們是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等一下！難道他不會再誘騙你對你說——這位百萬富翁跟一大羣的幫閒——聽着山姆或是薛特或是你是誰，你不好，但是這兒有一個機會。全世界都會知道你是誰，是先生，他說到那條艦上去吧，去同那些攪亂世界雜種作戰吧。日本鬼子，土耳其蠻子，希臘騙子，拿起槍來——像一個真正英雄把這些無能的東西殺死，他說，一個真正的美國人做一個英雄！

你瞧不起這傢伙！正和你一樣，一個真正的傻瓜。因為他們也不會讓他拿到一對比拾大的牌的。在國外他是一個和我跟山姆相同的人，一個像你一樣需要着他的孩子和光明溫暖的人！他們會教山姆把鎗描錯，這個傻頭傻腦的籃球隊員！

佛 我快要透不過氣來了，親愛的。

薛 你和我——我們連一間可以坐坐的房間都沒有。

佛 公園是蠻好的……

薛 冬天呢？走廓……我但願我們從來不在一起。我們真不知道這樣有什麼壞處。

佛 （激動地）薛特，我要跟了你走——我們無論怎樣總可以找到一個房間的。

薛 不……他們是對的。要是我們生活在一起并不能爬得更高一點——那我們還是分開住好。

佛 我對上帝宣誓：我什麼都不在意。

薛 你會在意的，你會的——一年，二年，你會咒詛這日子。我看見過這樣的事情。

佛 啊，薛特……

薛 一定的，我知道。我們早就學會了勃魯斯舞了——一九三五式的勃魯斯舞。●我現在這謔說是因為我愛你。要是不愛你，我才什麼都不管哪……

佛 我們可以一塊兒做工，我們可以——

薛 這種大浪過後的小浪有什麼用呢？你的家庭需要你的九塊錢。我的家庭——

佛 我不管他們！

薛 你決心這麼辦了，佛羅莉。住在籠子裏面的小佛羅莉。

佛 別嘲笑我。

薛 我不是嘲笑，親愛的。

佛 是的，你是在嘲笑我。

薛 我不是。

● Blues 在這兒是一種雙關語，真實的意義是沮喪，怏怏不樂。——譯者

〔他們立定相互凝視着，不能開口。最後他走近一個小的手提留聲機前，開了一張廉價的，抑鬱的跳舞唱片，他用手做了做手勢；她走到他身邊。他們開始緩慢地舞着。彼此緊緊的擁抱住對方，差不多像要溶化爲一。音樂停止了，可是被唱針摩擦着唱片仍在轉旋，一直到這一場完結。他們停止了跳舞。他決然的掙脫了她的緊抱，把她安放在一張椅子上，她坐在那兒，緊張，懷着期待。〕

薛 哈囉，親愛的。

佛 哈囉。（他們像在夢中似地站了片刻。）

薛 （最後）再見了，親愛的。

〔他等待一個回答，可是她默不作聲。他們互相看了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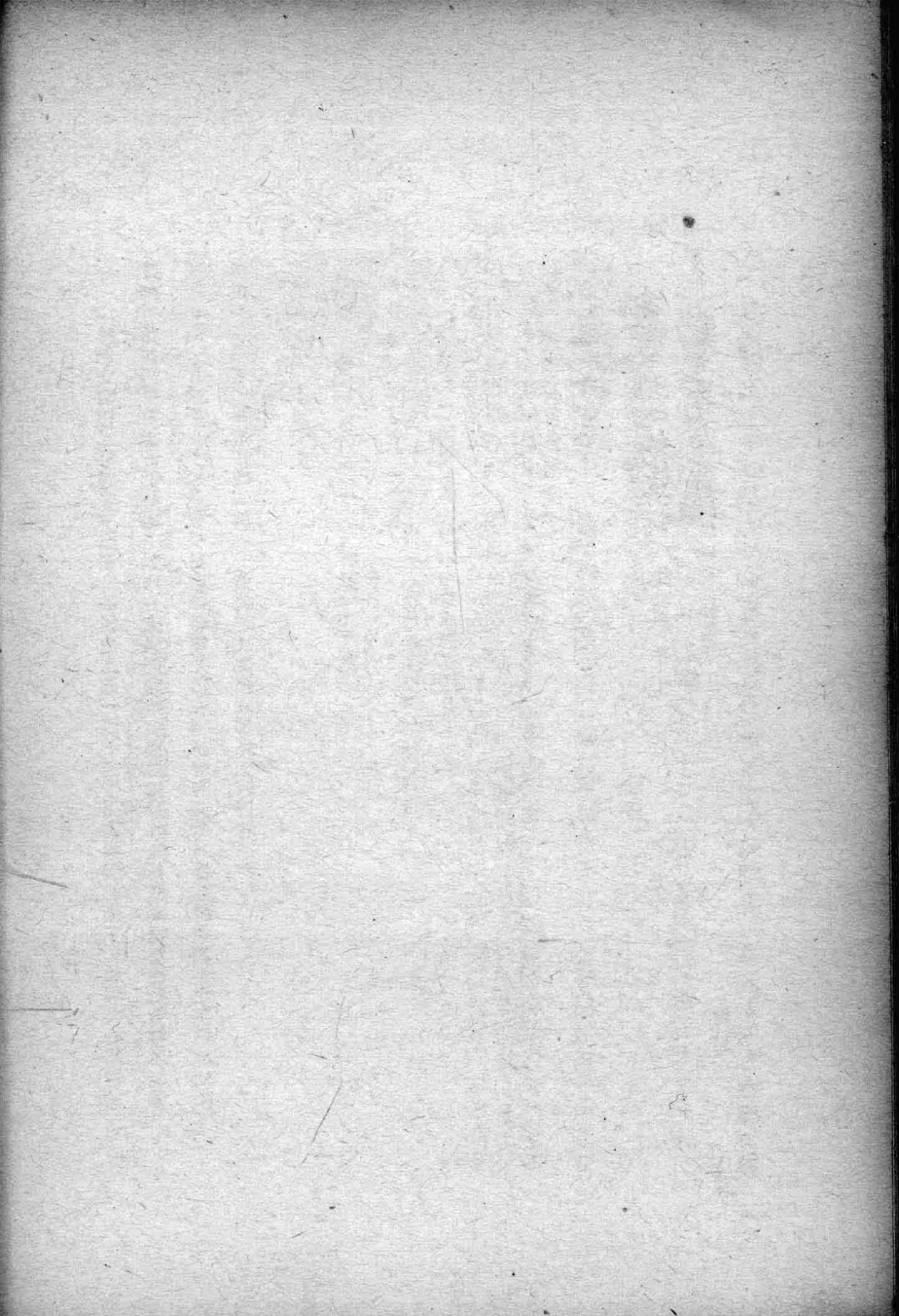
佛 你看見過我學拍脫·羅納的樣子沒有？（他口嘯着格拉蒂的玫瑰花，同時以足尖輕輕地敲着。停住。他問道：）

薛 你不喜歡它？

佛 （最後）不。（把臉掩蔽在她的雙手中。）

〔突然地他曲下膝來，把臉埋在她的膝蓋上。〕

燈暗。



插曲四：工賊

法 你們不知道我們替你們多麼操勞。高談闊論是沒有用的呀。他媽的，你們這幫渾小子難道從不像我一樣留神些兒各種記載的？考查一下你們自個兒的工業吧。瞧瞧三個月前費萊工人罷工的時候遭到什麼情形吧。費萊在那兒，離開這兒一千多里路，坐一個鐘頭火車就到啦。

聲音 兩個鐘頭！

法 兩個鐘頭……他奶奶的，這有什麼分別呀！讓我們聽聽參加過罷工富有實際經驗

的人的話吧。弟兄們，這兒有一個人，他曾眼見費萊的罷工游行，同他的夥伴兒一塊罷工，結果像其餘的人一樣，他被人打倒了——等到他們復工的時候，他的名字却被記進黑冊去啦。所以他來到了這兒。他現在有很值得注意的話跟你們說。（宣佈）

托姆·克萊頓！

〔當克萊頓從聽衆中突然起立時，法脫敲了一下掌，聽衆中間也寥寥地跟着敲了幾下。克萊頓走到前面。〕

弟兄們，這是一個有過實際罷工經驗的工人——從小小的老費萊來的托姆·克萊頓。

克萊頓（以下簡稱克）（一個瘦長的彬彬有禮的人物）弟兄們，我決不介意你們對我的蔑視。若是你們這種輕視能夠幫助我們工人得到較好的生活條件，即使你們踐踏我，把我割成了碎片，我都願意。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可是我現在得說哈雷·法脫的話是對的。我在這個大鎮上祇做了五個星期，但是像你們一樣，我知道了一

切情形，你們都知道實在的情形——無論如何，別再這樣吃苦下去吧。

聽衆中發出清晰的聲音 坐下！

克 可是法脫是對的。我們工會的職員們是對的。時機還沒有成熟。譬如樹上的一個果子不到成熟時候是不會落下來呀。

清晰的聲音 坐下，你這個果子！

法 （站起來）小子們，你們得注意他！

聽衆中的聲音 （相持着）沒有人會注意我的！

〔屋中混亂起來，說話的人終於在舞台上露面，向演講者說着。〕

同一的聲音 你從什麼鬼地方檢來這末一個名字的呀。克萊頓！這個耗子的名字是克

倫息，從邊鄙古老克倫息一族傳下來的克倫息！果子！我聽了你這名字幾乎羞得我

冒出汗來了。

法 （打手跟着他）這兒可不是一個穀倉呀。你在這兒想搗些什麼鬼呀？

同一的聲音 揭穿一個耗子！

法 你別用這話來搪塞。把他攆出屋子去！

聲音 (準備堅持下去) 你試試瞧——這小子儘在這兒胡說霸道。你們知道他是誰？
他是一個公司裏的好細！

法 你是從什麼鬼地方鑽出來的——

聲音 我在這個工會付過四年會費，這就是我的來歷！我是對的，這個有着貓足的耗子到這兒來是別有居心的。你知道他的來歷。讓我把它宣佈出來——

法 你得拿證據出來，否則我得叫鎮上每一家車行不租車子給你！

聲音 我的話沒有錯。我的話沒有錯。瞧他呀，他不敢說個不字。

克 你是一個騙子，我從沒有看見過你！

聲音 弟兄們，他曾經在煤礦上住過兩年，破壞了他所接觸的一切組織。他把五十個工人送進了牢獄。他在東海濱來來往往的委身從事這種工作——造船，紡織，製鋼

——凡你們能指得出的都有他的份。現在——

克 這是謊語！

聲音 現在他正替資本家的御用機關工作着哪，這機關在全國是專門供給耗子在罷工的時候，罷工的前後，破壞罷工的！

〔這人，插曲五中的主角，退回到他的一邊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在一起。〕

克 他是企圖破壞這會議，弟兄們！

聲音 我們用不着搜查你的委任狀——

克 我沒有隱藏過什麼。你們自己的書記知道我是正直的。

聲音 自然啦，弟兄們，你們知道這個婊子養的是誰？

克 我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你！

聲音 弟兄們，我跟他在一張床上同睡了十六年。他是我自己的不要臉的哥哥！

法 （呆了一刻）這是真的？（克萊頓沒有回答。）

聲音（對克）滾出去，否則我要打死你！（克萊頓由中間通路匍匐下。聲音說着監視着他。）記牢了他的長相——他不能夠把它改換的——克倫息！（立在他的座次說着）太糟了，你不知道這一點，法脫！（停頓了一刻）這克倫息的一族現在是出了一個敗類了。

〔明顯地孤立在舞台上的是一個插曲中的主角。〕

燈暗

插曲五：年輕的演員

一間紐約劇場主持者的辦公室。在場的是一個女速記員和一個年輕的演員。她正在忙着打字。他手持卡片在等待着。

速記員 他正在洗熱水澡哪——叫你候一下。

斐立浦（演員，以下簡稱斐） 你說他在洗澡？在哪兒？

速記員 不看見那個門直穿過那兒——通到他的臥室。

斐 穿過哪兒？

速記員 先生，他正躺在裏面一個滾熱的，充滿香味的浴盆裏呢。難道我沒有跟你說過？
斐 你沒有說！

速記員 他有着一間東方式的挺舒適的房間。你不看見這大個子愛爾蘭人的正在臥室裏燒着中國的檀香？他那寶座上，面還有一頂大的古老的玫瑰色的華蓋呢——

斐 那是什麼——寶座？

速記員 那是什麼？你是從傻瓜堆裏來的吧？

斐 原諒我？

速記員 （捲起她的袖子，巧妙地做出耳聾和口啞的樣子。）是從紐約的鄉間來的吧？

……是不是？

斐 啊，你說對了。在鄉下的窮戲班子裏住了二年。在支加哥住了一年。

速記員 別告訴他，小孩子。他隨便碰到一個演員是不會知道他的好處的。你說，你曾經在集團劇團住過兩年，在基爾特劇團住過兩年。

妻 我真希望能加入基爾特劇團。他們說——

速記員 他是不懂得這種差別的。你可別說是我說的！

妻 我真的和華特生發茵特雷在「小鳥」一劇裏演過戲。

速記員 （替他擔憂）別告訴他！

妻 格拉蒂先生是一個挺大的劇場主持者。我希望我能得到他的僱用。你不嗎？

速記員 你說，我有一顆純潔的心，先生。我愛我的夥伴！（帶着打好的信件預備退下。）

忍耐一點——斐立浦先生，你也許夠資格的。假如你是一個女人——

妻 對不起。等一等……對不起……我要這個職業。

速記員 看他呀！

妻 我是說……我不知道怎麼樣去拍馬屁，可是你懂得。我的父親常常說——我們在

破產前在克利扶蘭有着一個汽油站——「懂得怎麼樣去拍馬屁，」爸爸常常說：

「那對於你是很有利的。」

速記員 你可不別拍我先生！最近幾年來我都沒有拍上呢。

斐 我們現在連下一頓的飯從那兒來都不知道。我們——

速記員 或者……你要不要我借一塊錢給你呢？

斐 多謝你：這是不夠作什麼的。

速記員 一塊挺好的金圓呢？你還客氣！

斐 不，不是那樣，你知道，我有一個太太。我們下一個月就要生第一個孩子……所以——

——一塊錢是不夠作什麼的。

速記員 是你騙來的？

斐 我愛我的太太！

速記員 好，你愛她！請你寬恕我！你娶了她。不能夠養活她。不……並不是責備你。可是你

們演戲的，老的和少的，都是些傻瓜！看你們整天的演來演去！你直到現在還是那末

天真，怕羞，老實！可是在半年內你就會跟他們一樣——扮演一個腳色：滑稽的趾高

氣揚的「下流東西」——這是法國人替死鱈魚所起的綽號！這不是他們刻薄。在這兒很快就會那樣，或者還要壞呢。對於一個成年人這是一種什麼職業！

斐 當你必須去謀生活的時候——

速記員 我知道，可是——

斐 沒有辦法呀。要是我能夠找到另外的職業——

速記員 你都肯幹！

斐 不管什麼職業！

速記員 你當做我不知道？我家裏有二個弟弟不也是和你的情形一樣，千斤一髮地懸

着！（格拉蒂先生這時進來了；由法脫扮演着。）這個青年是布朗先生打發過來的。

格拉蒂（以下簡稱格） 打一個電話給醫院，問問波立思現在怎麼樣啦。（她諾諾退

下。）

斐 早上好，格拉蒂先生……

格 今天早晨討厭極了！

斐 布朗先生派我來的。（把卡片交出。）

格 我已經聽見說過一次了。

斐 對不起……

格 有過什麼經驗？

斐 呵，有……

格 在哪兒？

斐 在戲班子裏住過二年。在支加哥的好人劇場住過一年……

格 就這末一點兒？

斐 （羞赧地）呵不……還有基而特劇場……我在那兒耽過。

格 在基而特的演出裏我可從沒瞧見過你！

斐 剛開始呢，我是說……正跟倫脫先生學習着，準備臨時代演呢……

格 什麼脚色？（斐不能答。）你真是一個不要臉的騙子，朋友。

斐 我是做過的……

格 看你這樣子不是我所需要的。布朗真糊塗。我是需要一個身材魁偉的人來扮演一個軍人。可是在百老匯裏簡直連一個軍人都找不出來了。可取的都上了銀幕，祇剩下一些不倫不類的二姨子了。（在桌子上開始工作。）

斐 （立刻扮演軍人。）我在大學裏參加過訓練團……後備軍官訓練團。我們每星期受兩次訓練——

格 沒有用的。

斐 用真的來復槍。（略停）格拉蒂先生，我體重一百五十五磅！

格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啦？你自從離開了大學以後能按頓數吃飯麼？

斐 （異常熱切地）格拉蒂先生，我能夠演這個軍人的脚色。我能夠把他演得很好，使

他成功——

格 你以爲我在這兒開了一個下流的演劇學校？

斐 我對天宣誓我能演！我需要這個職業——那就是爲什麼我能夠演！我挺結實。我知道我的職務！你一定會得到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演技。因爲我需要這個職業！我的老婆在這一二個禮拜內就要生小孩了。我們需要錢！給我一個機會！

格 我所關心的是你能不能演戲，談不到你的孩子。用你的腦袋想想吧，朋友。胡來一通的戲班子跟這個就不同了。在這兒我們投下的資金該有保障。我既然在一個戲裏投下一萬五千塊錢，我可不能爲了一個小夥子冒險。我們的角色都是根據典型而定的！

斐 我是一個藝術家，我能夠——

格 你在發神經病啦。這兒沒有一個人對藝術家感到興趣的，隨便在那個角子上五分錢就能夠買到一大串呢。在這一條討厭的大街上，兩旁一長串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喜歡你的——祇有上帝，可是他沒有什麼用處。我們的投資要有保障。我們的脚

色都是根據典型而定的。你的臉和身材我們需要的，你的靈魂可不要，朋友。即使是上帝自己吧，在這齣戲裏也不能夠演一個兵——用盡他的一切才智。（在瞬息的，由這種誹謗所生的悔恨中，他連忙畫着十字。）

斐 不論什麼……小配角，打雜？

格 對不起，脚色很少。（翻着他桌子上的文件。）你上俄羅斯去試試看吧，孩子。我聽說在那兒很熱鬧。

斐 舞台監督助理？

格 全滿了，小夥子。（站起來，把桌上的幾種文件揉成一團。）希望你下一次來的時候運氣好一點。

斐 謝謝……

格 常到這兒來走走。（畫着十字，準備下。）你決不會知道有些事情——（速記員進來了，把手裏的文件放在桌上。）醫院裏說什麼？

速記員 他很見好了，格拉蒂先生。

格 睡得舒適麼？

速記員 馬推爾醫生說：波立思的情形比到他所期望的還要好啲。

格 一種討厭的手術！

速記員 是的……

格 （打嚏）吩咐黑小子拿一點含溴的礦泉水來。

速記員 是，格拉蒂先生。（格下）波立思需要女朋友。

斐 什麼？

速記員 所以他們用手術了……可憐的狗！

斐 一條狗？

速記員 他的俄羅斯種的狼狗！他們同樣的對你，可是你不知道！（猛然地）聽不聽我的話呢？在隔壁辦公室裏，別讓他們看見你這種沮喪的樣子。他們不喜歡這種樣子。

——要使他們戰慄。

妻 你把我當一個人一樣看待。謝謝——

速記員 你是人呀！

妻 我也常常這樣想。

速記員 他爲了他的氣噎要一點溴素呢。（走到門口。）那塊錢要不要？

妻 這是不夠作什麼的。

速記員 一塊錢可以買十塊麵包，先生。或者一塊錢買九塊麵包和一本共產黨宣言。在

你吃的時候學一學，在你跑路的時候讀一讀——

妻 宣言？那是什麼？（接錢。）那是什麼？你說的是什麼？——宣言？

速記員 在你走出去的路上等一等我——我給你一本從創世記到啓示錄，斐立浦同

志：『我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爲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沒有了。』

妻 我不懂——

速記員 我是說軟弱的人不配承受這個世界。

斐 不配？

速記員 戰鬥！走向光明中來，同志。

燈暗

插曲六：住院醫生

巴涅斯醫師，一個上了年紀的有名氣的人物，正在接着電話。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

巴涅斯醫師（以下簡稱巴）不，我已經把我的意見告訴過你兩次了。你拿少數服從多數來壓倒我。你自個兒對彭雅明醫師這樣做過。所以你自個兒告訴他得了。

〔發怒地掛上聽筒，他正預備從桌上一隻瓶子裏倒一口酒喝的時候，聽見一聲叩門的聲音。〕

巴 是誰？

彭雅明（以下簡稱彭）（在門外）對不起，我能見一見你嗎？

巴 (戴過酒瓶) 請進來, 彭醫生, 請進來。

彭 這是很重要的——原諒我——他們把李遲調到我的位置——他現在正替路易士太太動手術——直腸組織的切除手術——這是我的職務呀。我沐浴, 準備好——在最後的一分鐘他們才告訴了我。我絕不介意被更調, 醫生, 可是李遲是一個該死的傻瓜! 不應該用他——

巴 (冷淡地) 李遲是李遲議員的姪子。

彭 他是一點也不能勝任的。

巴 (顯然地想改變話題, 故意檢起一個實驗瓶子) 這些天來他們在腦學外科上的工作進行得很好。這是一個很好的標本……

彭 我真抱歉, 我以為你也許關心這件事。

巴 (依舊察看着瓶子) 不錯, 我關心着, 青年人, 我是關心着的。不過得記住這是一個免費病人!

彭 自然啦。否則，他們不會允許一個二等貨做這件事的。

巴 她的生命有危險嗎？

彭 自然！你知道這病是多麼嚴重！

巴 把你那螺絲鑽的眼睛轉向別處去，醫生。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亂鑽是沒有用的。醫生不能支配醫院。他是議員的姪子，所以他能留下。

彭 這太糟了。

巴 我可不是在責斥你。（突然地把瓶子砰一聲的放下。）天知道，你以為這是我的錯嗎？

彭 （預備退出）我知道……我真抱歉。

巴 等一等，坐下。

彭 對不起，我不能坐。

巴 那就站着！

彭 (坐) 你知道，巴醫生，我絕不介意在最後一分鐘照這樣子被調換，可是……得了，

這種可憎的階級差別——因為她窮——

巴 留神些兒那種說話——「階級差別。」這兒是不適合的。精力太旺盛了，你們這批有才幹的年輕人，可是全是些傻子。謹慎一點，聽見那話沒有？

彭 太激烈了？

巴 對極了。要是有一天像在德國那樣，這句話會把你的腦袋都給你斷送掉的。

彭 沒有提及到我的職業。

巴 怎麼，他們告訴你啦？

彭 告訴了我什麼？

巴 他們預備把第三排病室在下月結束。我用不着告訴你這醫院是不能夠自給的。到去年止，保管委員會就有了虧空……其他你能猜想得到。在星期二的委員會會議上，我們的有錢有勢的朋友們就表示他們不能夠彌補上一季的虧損——這虧損

祇不過超過十萬塊錢的小數目。假如這醫院還要繼續下去的話，那就只好——

彭 必需把另一排免費病室結束了！

巴 因此他們說……（一頓）

彭 還不僅這樣吧？

巴 （忸怩地）也不得不裁減職員——

彭 那太糟了。牽連到我嗎？

巴 恐怕會的。

彭 可是我究竟是這兒的高級職員。我不是說我比旁人高明，不過我的工作却比別人勤苦呀。

巴 並且很有希望——

彭 我時常想他們該先從下層裁起。

巴 通常是如此的。

彭 可是現在呢？

巴 很難說。

彭 譬如（巴涅斯躊躇不決。）

巴 我喜歡你，彭雅明。這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彭 我不是含羞草——這答案是什麼呀？

巴 一種惡性的，發腫的老毛病。我們需要一種抗毒素來抵抗它。

彭 我懂了。

巴 什麼？

彭 我以前碰到過那種疾病——第一次在哈佛。

巴 這兒有你先輩，彭雅明。

彭 不過我是一個猶太人（巴涅斯會意似的點了點他的頭。彭雅明在那兒立了一個，抽搐着他的鼻子。）

巴（抽搐着他的鼻子）微菌！

彭 從上面來的壓力！

巴 別以為肯涅蒂和我沒有為你盡力！

彭 這樣的不公平，委員會裏所有有錢的猶大同胞也是這樣？

巴 我早就留神着了——在富裕的猶太人和富有的非猶太人中間看不出多大差別的。全是一塊料兒！

彭 在我自己，我並不覺得難受。我的父母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我造就了出來。他們在布琅斯開了一家乾貨舖子，他們那一點可憐的積蓄直到去年營業失敗止全化光了。爸爸現在在沿街販賣着領帶……蘇耳·伊支拉·彭雅明——一個終身閱讀着斯賓挪莎的人物。

● Baruch or 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6, 荷蘭哲學家，本猶太人，主張汎神論者，
有愛替卡，神學政治論，智力改造論等書——譯者

巴 在這一國家裏面醫生不能處理醫藥問題。懂得他們職務的人們在這兒什麼都

不能作主，除了街車上的車夫。我看到了醫術的變遷——很多的——麻醉、殺菌

——不過這不是富人的力量，這跟他們無關！在富人的國家你那真實的人格被深深地埋葬了。微菌！至少……害蟲！瞧瞧這踝節，這嬌嫩敏感的手，四百年來的培養！由革命造成的呀！一七七六年的精神！祖先們在鐵爐谷裏。挨凍！這一切是什麼意思！白費！正直的工人們從那時起，從一七七六年起，就被出賣了。美國憲法從過去到現在全是爲了富人們白費！（電話鈴響起來了。）

巴 （忿怒地）巴涅斯醫生（諦聽了片刻，看了看彭雅明。）我知道了。（把電話掛上，緩緩地轉向這個青年的醫師。）他們把你的病人斷送了。

〔彭雅明受到了這消息的打擊，呆呆地立着，最後猛然地把他的開刀時用的手套拋擲到地板上。〕

● 指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譯者

● Valley Forge——一七七七年冬華盛頓率軍曾被困於此。——譯者

巴 對……對。年青，熱情，去做該做的事吧。我是太老了，思想陳舊了，可是生命是在你的前面，彭醫生，當你放第一顆子彈的時候，請說：『這一顆是爲老年的巴醫生放的。』太貴重了——子彈。別用來射擊蟲豸！踏死他們！要是我沒有一個多病着的女孩子

巴 （回到他的座位上，靜靜地抽擗着他的鼻子。）我把我的話說完了，彭雅明。

彭 許多事情我過去都不敢確信。激烈派說過事情……非到它們臨到你的頭上你不會相信那些理論的。

巴 今天你損失了可不少，可是你也得到了很多。

彭 是的，明白了我是對的，真的開始相信些什麼了！別說：『這是一個什麼世界！』該說：『變革這世界！』我過去想上蘇聯去。上星期我不斷地考慮着這問題——在社會主義化的醫學界做些工作該有多麼好——

巴 美極了，美極了！

彭 爲要做些工作——

巴 爲什麼你不去呢？我可能的話——

彭 我喜歡怎樣做就能怎樣做！

巴 做呀！

彭 不！我們的工作是在這兒——美國！我被嚇住了……放在前面的未來怎樣，我不知道。找一個職業維持生活——也許去做汽車夫——同時研究工作，學習我的任務——

巴 脚步放沉一點！

彭 戰鬥也許會遭到殺戮，不過他媽媽的！我們要向前奮進！

〔彭雅明站着把緊握着的拳頭舉得高高地。〕

燈暗

阿葛脫（以下簡稱阿）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別聽誰告訴你說我們不能得到女人參加進這種前進的羣衆中來！她們僅僅帶有些悸動罷了。是的，也許我一件事情都不知道；也許在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從搖籃裏跌了下來，一直到現在沒有能夠正常——你不能够解釋的！

聲音 坐下，斜眼兒！

阿 你這樣子說話是拿了誰的錢呀，朋友——莫斯科金洋！也許我的眼睛有點兒近視，不過這是因為我從十一歲起就在一個工廠裏做工了。工作把我的眼睛偷偷的變成近視了。我的近視眼便是我的獎章，它能告訴全世界我是屬於什麼的——勞工

階級的最下層！我們工會有一些代表——各類的書記和司庫，……奔走的職員，可是他們腳上從沒有起過泡！出去是車子，家裏是沙發，挺舒服的哪。（書記和打手這時用言語和行動抗辯着。）坐下，弟兄們。我剛正說的是一般的工會。我知道在這兒是不同的。不，我們的職員全是些渾蛋。嚇，我看見我們自個兒的書記法脫走起路來連對一條蟲子都是讓路的。不，弟兄們，別以爲——

法（插嘴）你搞亂秩序！

阿（向着聽衆）我是搞亂秩序？

衆人 不是，不是，說呀。說下去呀。……

阿 是的，我們的職員全是些渾蛋！不過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也沒有在費萊的經驗！今天我不能帶上工會的徽章了。我碰到了最最該死的事情。當我從牆上取下我的舊外套的時候，我看見外套正在冒烟。工會的舊徽章若不被燒掉，那我算是一個孃子養的！果然，那陳舊的假象牙發出非常可怕的臭氣：女房東跑上來跟我大吵了

一頓！你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工會的老徽章自個兒羞愧自盡了。羞辱呀！你們能逃得掉嗎？

法 坐下，凱勒！沒有人感覺興趣！

阿 他們感到興趣的！

暴徒 坐下，聽他的吩咐坐下！

阿 （繼續向聽衆）當我完結……

〔他的演說被法脫和打手打斷了，他們用力的執住了他。阿葛脫掙脫了出來，走到舞台的另一邊。兩個人連忙追了上去，這時有幾個委員走前來插入到扭打着的兩方。阿葛脫的襯衫也被撕破了。〕

阿 （對着聽衆）這答案是什麼，弟兄們！這答案是，假如我們是赤黨，那是因為我們要罷工，所以我們該接受他們的敬禮！知道他們怎麼行敬禮嗎？（行共產黨的敬禮。）這是什麼？短臂向上直擊！向着下巴的得力的一擊！媽的，我們弟兄們中間有一些人背上連一件襯衫都得不到。老闆階級想要做些什麼呀——企圖從我們中間造成

一個裸體殖民地？

〔聽衆們大笑起來，阿葛脫猛然走到舞台中心，其他車夫們便結成了一道堅強圈子保圍着他。〕

阿 別笑！沒有什麼可笑的！這是你們和我的生命！這是用頭顱和骨骼一寸寸鋪成的道路！媽的，我們正在被剝遲處死！爲了什麼？左不是爲了闊小姐們要出來到各大飯店交際交際！爸爸生了一個女孩子，她也把她的照相登在報紙上。媽的，他們用我們的血來養活了他們。佐依曾經說過：慢慢地死亡還是鬥爭！這是打仗！

〔從這篇演說的開頭到結束，其他六個工人一直作着阿葛脫的後盾，從他們的動作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他們整個的一羣也在說着同樣的事情。他們中間幾個人在這篇沉長的快要結束的演說中可以改動着說話的語句。〕

你，愛特娜，上帝愛護你的嘴！薛特和佛羅莉，別的弟兄們，年老的巴醫生——跟我們在一起爲正義鬥爭！這是打仗！勞工階級，團結起來奮鬥！把我們陳舊生活中的犧牲廠毀掉！讓自由的鐘聲真正地響起來吧。

站在這兒的這些油滑的廢物，對我們談到妖怪。這是恐嚇小孩子的新花樣——共產黨是妖怪！實際上在一九三二年給我東西吃的人，他叫我同志！在我受了傷以後使我重獲健康的人，他也叫我同志！我們在等待些什麼呀……用不着等待勒富德。他也許永不會回來了。每一分鐘——

〔一個人從屋子後面闖進來，猛衝到中間的道路。他忽忽地跑上舞台。說着〕

人 弟兄們，他們剛正找到了勒富德了。

其他 什麼？什麼？什麼？

某些人 噓……噓……

人 他們找到了勒富德了……

阿 那兒？

人 在汽車間後面，他的頭上中了一顆子彈！

阿（大喊）聽見了沒有，弟兄們，聽見了沒有媽的，聽我說！從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海

岸哈囉，美國哈囉。我們是勞工階級的慘。全世界的工人們……我們的骨頭和血肉！在我們死的時候，他們會知道我們所做的工作是建造一個新的世界媽的，把我們切成一片片吧。我們願爲正義犧牲！用我們的屍灰來培養果樹！

（對着聽衆）喂，答案是什麼？

衆人 罷工！

阿 大聲說！

衆人 罷工！

阿葛脫和舞台上其他的人們 再說一遍！

衆人 罷工！罷工！罷工！

幕下。